

橄榄

诗得漱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。
纷纷青子落红盐，正味森森苦且严。

宋苏轼

咏荔枝

世间珍果更无加，玉雪肌肤罩绛纱。
一种天然好滋味，可怜生处是天涯。

明丘濬

杨桃，也称洋桃或阳桃，别名五棱子或五敛子。在清代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，“洋桃，种自大洋来，有甜、酸二种，树高二三丈，花红色，实五瓣，然亦有六瓣、七瓣者。始产闽中，今琼地亦处处有之。”
杨桃因为有五条棱，所以被称为五棱子，这个称呼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用过。他曾在《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》（节选）一诗中写道：
糖霜不待蜀客寄，荔枝莫信闽人夸。
恣倾白蜜收五棱，细刷黄土裁三桠。



杨桃。（王影）

这段记述中也明确说了杨桃是海外舶来，而且国内也是从福建等地传来，杨桃自古便是福建的特产之一。写杨桃之诗较为著名的还有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，他围绕杨桃的特点展开了描叙。

《临江仙·和叶仲治赋羊桃》

忆醉三山芳树下，几曾风韵忘怀。黄金颜色五花开，味如卢橘熟。贵似荔枝来。闻道商山余四老，橘中自酿秋醅。试呼名品细推排。重重香暗脏，偏殢圣贤杯。
开头二句写产地，但辛弃疾是采用了追忆的方式，追忆他在三山（今福州）的芳树下，饮美酒品杨桃。辛弃疾描述杨桃味微酸，如成熟的卢橘，味道绝美，更盛誉其身价之名贵，和荔枝不相上下。

其实杨桃传入海南也很早，现存最早的海南地方志正德《琼台志》就对其有记载。明代海南名士钟芳曾有诗咏杨桃花，这首《杨桃花》写出了在幽僻之处独自绽放的杨桃花，仿佛是诗人的自喻。

《杨桃花》

花发缠交碧玉枝，疏风时复露胭脂。莫缘幽僻轻颜色，浓绿深藏亦一奇。
清代屈大均所著的《广东新语》中还有记述，杨桃“以糯米水浇则甜，名糯羊桃。广人以为蔬，能辟岚瘴之毒。中蛊者，捣自然汁饮，毒即吐出。脯之，或白蜜渍之，持至北方，不能水土与疴者。皆可治。”这里写出了杨桃的不少民间妙用，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及偏远的海南，杨桃的作用可能早已超出了水果的范畴。

食余甘

版筑岩间商辅相，钓鱼城下汉英雄。
甘随苦后知何似？不独余甘橄榄同。

明王佐

椰风海韵是许多游客对海南的最直观印象，椰子也是海南的一个靓丽名片。椰子树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海南已无法考证，但椰子的形象确实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诗文当中。

陈良秋《中国椰子史略》一文介绍，中国最早提及椰子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其中写道“沙棠栲栳，华枫枏栳，留落胥邪，仁频并闾……”胥邪即是椰子。唐代沈佺期也有诗咏椰子树

《椰子树》

日南椰子树，香袅出风尘。
丛生调木首，圆实槟榔身。
玉房九霄露，碧叶四时春。
不及涂林果，移根随汉臣。
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，用语隽秀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椰子树出尘的风姿与仙露佳品一样的果实。未联悲叹椰子树如此好的一棵树，却无法栽植朝廷所在地，实为自况满腹才华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，表达了诗人被流贬后的苦闷心境。

到了宋代，椰子又有了一层新的意象供文人们使用。先看爱国诗人陆游所写的一首诗：

《晚过保福》

堂静僧闲普请疏，炉红毡暖发参余。
莲花池上客投社，椰子身中悔著书。
茶试越坡如泼乳，芋来犀浦可专车。
放翁一饱真无事，拟伴园头日把锄。
为何会有“椰子身中悔著书”的说法？这来源于一个佛学典故，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曾问智常禅师：“经书中所讲的‘须弥山容纳芥子’，对此我没有异议，但是‘芥子容纳须弥山’一语，该不会是虚妄之谈吧？”

智常禅师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人家说你‘读书破万卷’，是真的吗？”李渤说是。智常禅师于是说：“摩顶至踵如椰子大，万卷书向何处著（附着）！”李渤有所醒悟，不由地点头。于是后来就用“椰子身”比喻人身微小。

陆游这里所说的“椰子身中悔著书。”也有点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意味，如果不是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何以要以小小的身躯担起偌大的家国责任，而不是做个“一饱真无事”的“放翁”？

到了明代，海南文化前所未有地昌盛，不少本土的文人雅士写下不少咏椰诗，最为出名的属丘濬写过的《椰林挺秀》：

千树椰椰食素封，穹林遥望碧重重。
腾空直上龙腰细，映日轻摇凤尾松。
山雨来时青霭合，火云张处翠荫浓，
醉来笑吸琼浆味，不数仙家五粒松。

椰子

醉来笑吸琼浆味



龙眼。（郑枫林）



《硕果累累》。（陈德雄）

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

琼地珍果赋华章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诗言水果

春天的芒果，初夏的荔枝，紧接着龙眼、红毛丹又来了，进入秋天，百香果、火龙果飘香，哪怕是隆冬时节，海南的哈密瓜、西瓜也能不断上市，更有那一年四季都可见到的标志性的椰子。海南岛，满足了全国人民对于热带水果的想象。

时光回溯到两三百年前，当时的海南居民恐怕都没有见过如今常见的很多水果。如现在闻名全国的海南芒果，在清代中期以前的海南史志中都未见到有记载，菠萝在海南的记载也不早于清道光年间，而红毛丹、莲雾、火龙果等水果传入更是近代的事。

那古代海南人靠什么水果消暑呢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荔枝，原产于海南或较早传入海南的水果还有龙眼、椰子、波罗蜜和杨桃等等。千百年来，这些水果满足了海南先民的味蕾，它们的形象也融入于古人的文字之中，我们可以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找出一些诗词，一窥其中风采。

龙眼，壳青黄色，形如弹丸，剥开壳，圆溜溜的果肉莹润如玉。

如此莹莹动人的水果，古人却给龙眼取了另一个名字——荔枝或荔枝奴，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：“荔枝过则龙眼熟，故谓之‘荔枝’，言常随其后也。”还有说得更直接一些的：“言色味不敢与荔枝侔匹，或曰，荔枝过后，龙眼始熟，故名。”除了成熟的时间紧随其后，龙眼自身也和荔枝有太多相似之处，一样拥有晶莹剔透的果肉，一样的甜润。难怪古人们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。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曾被贬海南，虽然他只待了三天，但也对南方的水果印象深刻。他写过一首《即事》：

荔枝红紫已交加，龙眼新来又著花。
便欲谋居不须去，咀冰嚼雪过年华。
对龙眼的喜爱，让古代文人骚客不吝在诗词中对它赞美，明代文人王象晋也是著名的农学家，对水果的点评应该说是专业的，他在《龙眼》一诗中写道：

何缘唤作荔枝奴，艳冶丰姿百果无。
琬液醇和羞澹沲，金丸玃璞赛玃珠。
好将姑射仙人产，供作瑶池王母需。
应共荔丹称伯仲，况兼益智策勋殊。
在王象晋看来，龙眼和荔枝至少也是伯仲之间。还有许多人认为“荔枝”这个称呼替龙眼抱不平，清代吴玉麟也曾写过一首《龙眼》，直言“未许荔枝奴”，似要为龙眼正名。

黄里裹肌肤，累累若贯珠。
谁将龙刮目，未许荔枝奴。
益智神能健，清心暑可驱。
更怜嘉树荫，霜雪总无殊。
宋代滴琼名臣李光所作的一首诗，将龙眼比作珍珠，暗示龙眼的珍贵。

《文昌陈令寄龙眼甚富》

不美蒲萄马乳寒，品流须着荔枝间。
幽人顿觉空囊富，合浦明珠一夜还。
这首诗先说尝龙眼的滋味，与葡萄、荔枝比较，接着说它的形状如同大粒的珍珠。李光此时已被贬多年，囊中羞涩，如今陈县令寄来这么多龙眼给他，让他自觉像得了很多珍珠，一下子富裕了起来，这整首诗幽默风趣，值得玩味。



龙眼。（方君璧）

苏轼改称海漆）

（注：桃金娘古代称倒捻子，曾被教署诸生酌椰酒，篋除布地引儿嘖。
一官晏远未为贺，海漆花开岛上春。
明何绾

送李方水掌教临泉

坐客殷勤为收子，千奴一掬奈吾贫。
清泉漱漱先流齿，香雾霏霏欲噀人。
露叶霜枝剪寒碧，金盘玉指破芳辛。
一双罗帕未分珍，林下先尝愧逐臣。

宋苏轼

食柑

波罗蜜

海外硕果落琼筵



波罗蜜。（陈永锵）

王佐诗作中所见土产不少，但大多是日常可见的，如椰子、槟榔等，可见明代之时波罗蜜在海南已经分布很广，传入时间应该也不短，而且当时的海南人对波罗蜜的吃法发掘得也很全面，王佐另一首诗为证：

《波罗蜜》（节选）

霜刀分黄金，入口来聚首。
老稚各满量，弃核收升斗。
濯香炒其核，比栗犹可口。
下惠食饴美，思以养黄耇。
“霜刀分黄金，入口来聚首。”这一句的描写形象生动，这也是一股波罗蜜的吃法。“濯香炒其核，比栗犹可口。”将波罗蜜的核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炒，其味道比炒栗子还要可口。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临高地区的波罗蜜因品质优良，常常作为贡品进献京城，但因劳民伤财，明英宗即位后随即禁止。

南宋诗人方信孺在《波罗蜜果》一诗中写道：

累累圆实大於瓜，想见移根博望槎。
三百余篇谁识此，世间宁复有张华。
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曾封博望侯，“博望槎”则指传说中张骞至天官所乘的舟楫，这里是将波罗蜜传入中国的根源追溯到张骞。《隋书·南蛮传》最早记载了波罗蜜，所以波罗蜜不一定是张骞所处时代传入，但张骞的“凿空”之举无疑为原产于印度等地的水果传入奠定了基础。

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，唐代鉴真和尚第5次东渡日本，遇台风漂流到振州（今三亚），获救后，从本岛南端振州取道到岛北，途中见到过波罗蜜，“彼处珍异口味……又有波罗捺树，（果）大如冬瓜，树似槟榔。”这里的波罗捺树即波罗蜜树。